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一枕奇 第二卷 黃金榜被劫罵主司 白日鬼飛災生婢子

《漁家傲》 畫斷粥齏磨穿鼻，織成幾個風流字。指點貴人新樣子，誇鄉里，冷魂窮債還經史。魁星夜半無間隙，闈中榜上真消息。移胎接種渾無跡。都不必，哭者笑者酸風滴。

話說浙江杭州府仁和縣有一個秀才姓徐名必遇字鵬子。乃祖做過都御史，因建言去職，歸老林下。二□餘年，秉性清介，屢起屢躓，因此官業也不甚富厚。乃父是飽學秀才，名場不利，補了廩，挨次出貢，做了兩任訓導，卑官冷署，鬱鬱不得志，不久也告歸家了。這徐鵬子又拿了這副窮飯碗，□八歲上進了學，娶了一位渾家王氏。這王氏也出自宦族，也曉得讀書是第一流的事。但徐鵬子生長宦門，終日捏著的是那兩本子書，曉得甚麼叫做營生？坐吃山空日久將乃祖做官時幾片房屋賣了後來，又將祖遺下幾畝田兒也賣了，單單剩得一片老屋，是乃祖發跡的地方，自家留著住，動不得的。喜得自從進學後，一等二等科舉次次不得落空雖則觀場幾遭，總是不得掛名榜上，論他那才學文章，也就是學中出尖的人物了。

那一年有了科舉，在家讀書，晚間無事，對渾家道：「我這番決要中了！」王氏道：「怎樣曉得？」徐鵬子道：「我這『四書』，擬題，篇篇都揣摩過了，況又是《春秋》那經上大小題目逐個做過，算來這些孤經，有科舉的朋友沒有在我之上的。我這番不但要中，且不出五名之外。耐煩月餘，你端然是舉人娘子了。」王氏道：「只不知命運何如。連走幾科不中，又無生殖，田產賣得罄盡，僅留了這片老屋，這科再不中，只得又要尋替身了。但願文福雙齊，替祖宗爭些光輝，替妻子出些窮氣，我就終身布衣淡食情願罷了。」說罷，象得要落下眼淚來。鵬子道：「勸你放心。這科包管決中，賠也賠得你一個舉人。若還不中，不但無顏見你，也無面目再見那些親族朋友了。」王氏道：「但願如是，就當拜謝天地。」這正是：

只謂才不如己，爭道巧不猶人。

指望一朝騰霄漢，誰知窮鬼不離身。

卻說同學內有一個秀才，姓丁名全，字協公，其人也是世家。乃父累官至工部侍郎，宦途頗順，廣積官資。這丁協公偏會經營，又時常到他年家門生各處，括他幾個抽豐。他的家私只有日掙起來的，除吃酒嫖賭之外，沒有一文錢放空，錯了與人。只是逢考之年，就要破費他些須了。頭一件，要買頭二等。第二件，就要在大場裡弄些手腳。也有遭把被人紮伙團騙過了他，他卻此念不休。每科定要鑽頭覓縫，到處摸索直等榜發那一日才得安靜。此是他從進學後科科如是不足為異的。

那一年也弄了一名科舉，卻值那本府推官姓莫的，是他父親年姪，自到任時，丁協公已自備了厚禮，認過年譜的。他想首府推官少年進士，又有聲望，決然是要入簾的，他也不等臨場，值科考官發有名，就備了整齊戲筵，去請莫推官。酒中附耳道及場屋要借重的意思，那推官怎有不樂從的？丁協公就取了大街上一所房契，價銀三千兩，送與莫推官權為質押，候榜發有名，即將銀贖契。莫推官道：「既係年家，分當效力，焉敢受謝！」丁協公道：「雖然年家弟兄，這回又是師生了。況仕途上又可相資借些小微意何足計較？」莫推官欣然領命。這正是：

有緣千里能相會，誰道人謀不勝天。

到臨場時，莫推官果然首取入簾，即將字眼關節寫了，彌封緊密，差的當人送與丁協公。丁協公暗喜不迭。這莫推官又想道：「老丁外面也罷了，不知他腹內文采何如。萬一進場交了白卷，或是完卷文理不通不好呈上大主考叫我也難處置。卻不是丟掉那三千現物了？」隨即又寫了一封密字差人送來。丁協公接著，打開一看，內云：

闈外之事，將軍主之。馬服君空讀父書虎賁仍歸內府也。癩亮！癩亮！

丁協公讀了那字兒，不解意味，又不好拿與別人看，反覆尋思道：「他此時寄來的書信，斷非他事，可知一定是闈內之事。這字上上文法，好不糊塗，令人難識。」又檢出那字兒翻來覆去，逐句猜去，道：「我已解得了。闈外者，猶言簾外也。空讀者，不知兵法也。虎賁之數，三千也。分明說是簾外之事，叫我自作主意，倘文字不入格，那三千之物，定要還我的！」拍案大叫道：「是了！是了！確乎無疑。但字句的意義，我雖猜著，所言之事，頗中我病根。萬一場中不順手，不能中式，卻不白送了三千麼？雖則老莫算小，卻也老成。」這正是：

君王若問安邊計，先須糧足與兵精。

其時學內又有一個秀才姓周名德，綽號白日鬼。這人雖是秀才，全不事舉子業。今日張家明日李家串些那白酒肉吃。別人著棋也在旁邊算子鬥彩；別人打牌他插身加一的拈頭。

終日醉醺醺吃不饜飽，家裡那只缸灶兒也是多支了的。到那有財勢的人家，又會湊趣奉承，販賣新聞，又專一捏通書僮、俊僕打聽事體，攬撥是非，撰那些沒脊骨的銀錢。是以秀才家凡有大小事，俱丟不得他的。莫說丁協公是個富貴公子，他日日要見教的；就是徐鵬子一個窮公孫，他看他考得利肚裡又通，也時常虛賣弄，三兩日來鬼混一場去。總不如那丁公子與他貼心貼意，分外相投，一刻也離他不得的。這正是：

嫖賭場中篋片，文章社內法喜。

雖然牌掛假斯文，不如尊綽白日鬼。

卻說丁協公看了那條字兒，委決不下，躊躇了一夜，次日侵早，著人去請了白日鬼來。周白道：「昨日有些小事，不曾會你，場期已迫，看你的氣色好的緊，今科定要高發的。請問呼喚何事見教？」丁協公道：「小弟有樁心腹事，本不可對人言的，但與兄何等相契，這樣大事沒有相瞞之理，特請兄來商議。」周白日手舞足蹈道：「何事願聞。」丁協公道：「莫公祖是敝年家，你是曉得的。他近日取入簾，臨行時說他慕我才名家世，送了一個字眼與我，叫我場中如此如此。我又不好卻他美意，你說該做不該做？」白日連忙作揖道：「恭喜！賀喜！兄如此高才，又有莫公祖內助，此番定是解元無疑了。怎樣不該做？」丁協公道：「我也曉得該做。但我平日做文章的毛病你也曉得的，一時題目不順手，就有些生澀。弟心下除非文字裡邊，也著些水磨工夫不負老莫刮目更妙。兄有甚妙法，請教一二。」

周白道：「這有何難？我有個表兄姓陳，字又新，他是府學老秀才，他每科頂了謄錄生名字進常因他積年老靠，場內該謄的文字，都從他手裡分散，他一科也望這裡頭撰整千的銀子。你有事待我替他商量，再沒有個不著手的。」丁協公大喜，連忙著人備酒內室，催促快去尋他。

不一時陳又新來到邀入密室坐下。陳又新道：「久仰！久仰！老兄相召之意家表兄已說明了。但不知所治的是那經？」丁協公道：「《春秋》。」陳又新道：「更妙！待小弟進場內選那《春秋》有上好的文字，截了他卷頭，如此如此，用心謄寫，將那法兒安插進去□拿九穩。只不知莫公祖作得主否？」丁協公道：「莫公祖聲名赫赫，監場御史也讓他三分。這到兄勿愁他。」陳又新道：「這等一定是恭喜的了。但莫公祖念年誼，白地做情；小弟輩是貧士，老盟兄須大大開手，也還是便宜的。」丁協公道：「這是自然的。」因拉了周白日出席來商議。兩下傳遞，從一千兩講起，煞到四百兩，陳又新方終允了。約到陳又新臨點名進場時，才傳授那心法，各自散了。白日鬼兩邊都得了個肥頭，自在的等候不題。這正是：

安成覆日遮雲計，來湊錦衣玉食人。

到了臨場那一日，那徐鵬子也不等黃昏就出場來了。歡歡喜喜進門，走到香火祖宗面前，深深禮拜。王氏接著道：「場中文字何如？」鵬子道：「這科不必說了，七篇文章都是做過的，猶恐還欠敲推，在場中慢慢騰騰的著些摩精刻髓的工夫，清清正正寫了。再讀一遍，真正是字字鋪霞，篇篇繡錦。呈進內簾，沒有一個不鑒賞的。除非是瞎了眼的房師，他摸著嗅香也該取了。」把那

渾家王氏說得歡天喜地的了不得。

不幾日煞了場，傳是明早發榜了。那徐鵬子夫妻兩口那裡睡得著？聽見打了五更，心下疑鬼猜神的，就如熱鍋上螞蟻，那裡由得自己！約莫打過五更一會了，還不見動靜。又漸次東方發白了，聽得路上鬧烘烘的，此時身子也拴不住，兩隻腳只管要往門外走。一開了門，只見報喜的人跑得好快，通不到自家門首略停一停。問他解元是甚人，還要跟著那人走了幾間門面方才肯說。鵬子道：「事有可疑了！天已大明，且到榜下去看一看。」來到榜棚下，單看那下面「春秋」兩字。見了第三名就是《春秋》，著字兒看將上去，也是仁和人上面卻是丁全。心下想道：「這人是《春秋》中平日極不通的，為何到中了？且自由他，看後面。」著從前直看到榜末，又從榜末直看到前，著行細讀，並不見有自家名字在上面。此時身子已似軟癱了的，眼淚不好淌出來，只往肚子裡攏，靠著那榜篷柱子，失了魂的一般，癡癡迷迷。到得看榜人漸漸稀了，自家也覺得不好意思，只得轉頭悶悶而歸。那一路來一步做了兩步，好不難行。正是：

敗北將軍失節婦，刺字強徒賊罪官。

低頭羞見故鄉面，舉子落第更應難。

那個丁協公榜發高中了，報子流水來報。大錠細絲打發了報子，即時裝束了去赴宴。次日忙忙拜房師，謝大主考，家中賀客填門，熱鬧不過。真正是錦上添花，富貴無賽。正是：

東家愁歎西家唱，一樣天公兩樣人。

卻說徐鵬子看榜回家，好不難過。走到自家門口，那隻腳就是千百斤重，門檻也跨不進去。那王氏等到日頭紅，見無消耗，知得是又沒撈摸，坐在房裡暗自流淚。徐鵬子進得屋來，不見渾家，知道無甚趣味，他也去坐在一邊，長吁短歎，呼天恨地，拍著桌案罵那房師瞎了狗眼，文字好歹也不辨識，自言自語魔魔的一樣。

他家裡有個丫頭，名喚春櫻，年紀有□六七歲，人物也生得乾淨。徐鵬子拿他當小菜兒來搭搭嘴，時常偷做些事情，也非一日。王氏雖不甚妒，到眼睛前忒不象樣，也時見教春櫻幾句把，這也相習為常，不見可怪的了。這兩日來，家主公、主婆兩個人都是焦躁的，都沒有甚好腔氣，那徐鵬子出不得，進不得，嫌苦罵淡，拋碗撒碟，家中好不生分。王氏欲安慰丈夫一番，只是自家也在傷心之際，一時講不出口。就做講時，言語未免激切，又怕不能解勸，反添起怒氣來，只得隱忍，時常倒叫春櫻來伏侍他。那曉得徐鵬子動了一番真火，怎麼解得？就使如花似玉的人，心下刻意愛戀的，此時也看不上眼。不到面前也罷，到了面前，不是這樣不好，就是那樣欠佳，開口罵得驚天動地，急了時還趕上踢了兩腳才罷。那王氏見丈夫這般吵鬧，只道是春櫻不肯梯己小心，反激觸了他，未免又要見教春櫻幾句。正是：

鬥虎爭狼，苦殺小獐。

一之為甚，夾攻難當。

春櫻到也無怨恨之心，只是當不得兩下囉唆，眼睛終日哭得紅紅的，卻似個落第女秀才一般。那一日徐鵬子正在納悶只見同社朋友送來一本五魁珠卷，他忙忙掀開一看，道：「解元的文字，也不曾高似我的！」次第看到第三名丁全從破題讀起，順順溜溜，好不熟泛。訝道：「這文字是我的！」再看第二篇、三篇，至第七篇，一字不差，都同他的墨卷一樣。心中想道：「我那日的文字難道是鬼替我做的？如何有的相重？」又道：「或者與他聯號，偷看了我的稿兒，抄得將去？就是抄去，也難得恁一字不訛！」驚疑不定。又想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，我且查我的落卷，出來一對，看是如何批點。」忙忙訪得寄落卷所在，查了字號尋來尋去，並沒有這一卷。又恐怕混在別學，去將杭州一府的落卷，都查遍也沒這一卷。他心下疑怪，且自回家。正走到自家門口，只見前面一個醉人走來，他站著一看，但見得：

兩眸蒙鬆，滿面汗泚，方巾半歪半整，好似糊燈紙人。腳步一高一低，猶如線牽傀儡。衝口打飽呃，嚇退天上雷公；噴鼻逆糟風，醉倒酒量下戶。不是盜囊吏部，就是乞賒齊人。

到得近前，見是那周白日鬼。徐鵬子道：「連日不見，請過寒舍奉茶。」白日鬼道：「既相遇，豈敢過門不入。」隨讓進門。徐鵬子道：「那裡飲得恁醉？」白日鬼一個哈哈道：「有偏。我在新貴人那邊叨擾來。」徐鵬子道：「誰家？」白日鬼道：「就是丁協老府上。」徐鵬子道：「不提那丁全罷，提起丁全，又是一樁大奇事。」白日鬼道：「甚麼奇事？」徐鵬子道：「那丁全的珠卷，與小弟的墨卷，一字不差。不知他是甚神手段做的，如此怕人。」白日鬼道：「豈有此理！」徐鵬子道：「兄如不信，待我拿來與兄看。」隨起身進去，就帶口叫春櫻倒茶周相公吃。那春櫻這幾日打罵怕了的，連忙斟了茶送將出來。

那徐鵬子因心下著急，尋那珠卷再尋不著，翻天覆地搜了半日，才到自家枕頭底下撿將出來，急急拿來，白日鬼在那椅子上打鼾呼了。他搖醒道：「周兄你看。」白日鬼接過手道：「這是五魁珠卷，我看過已久。請問你的墨卷在否？」徐鵬子道：「正是奇事！我遍尋落卷中，並沒有我的卷子，這一發是弊端可疑了。我意思要到監場面前告一狀，一來清清弊竇；二來出出我的屈氣。」白日鬼道：「你的原卷若在，方有對證。若尋不出原卷來，顯是妒才生事了。我且別過。」請了一聲，飛似去了。

原來徐鵬子的墨卷，陳又新截了，竟自藏匿過了，白日鬼是曉得的，故借此話敲打他。此時徐鵬子一時忿氣，發了這兩句話，也未必告得成。那曉得白日鬼竟做了一件機密大事，忙忙去報與丁協公了。這正是：逢人且說三分話，看破不值半文錢。丁協公恰也慌了，叮囑道：「這事怎好？我自到敝房師那裡去打點，老徐那邊還求仁兄探聽他的舉動，恩有厚報，決不敢忘。」白日鬼點頭會意去了。

卻說徐鵬子因事不遂心，那一日起來得遲些，直到日頭紅並，不見春櫻來送茶水。進來叫了一遍，又無答應。進王氏房裡問道：「春櫻那裡去了？」王氏道：「今早我也不曾見他，再叫他看。」兩個口裡叫著，四下尋了一遍，並不見影。王氏道：「這幾日因你打罵狠了，或者跟人走了。」徐鵬子道：「從小用的丫頭，走到那裡去？或是走回娘家，待我到他娘家去尋一尋。」收拾了出門，竟到春櫻娘家來。他娘家回道：「不曾見他回來。他從來也不曾獨自出門走回娘家，今日難道人生路不熟，一逕裡回來？」徐鵬子道：「既不曾回，我且先去，叫他父親來幫我找尋幾日，何如？」娘家應允了。徐鵬子才走到家，對渾家道：「春櫻不曾回去。」

王氏道：「這也是奇事，走到那裡去了？」說猶未完，只聽得外面一片聲打得響，口中叫喊道：「好！好！好！清平世界，殺人藏屍，快快還我人來！不然，我拖得你兩命償一命！」徐鵬子聽得，在門邊張一張，只見春櫻的父母帶著許多人在廳前亂打亂罵。徐鵬子一肚憤氣，便走出罵道：「你如何這等放肆！你女兒在我身邊多年，圖他那些兒就殺了他？放出這樣屁來！」他那母親趕上，就是一頭拳撞將來，口中罵道：「放你的屁！生要還人，死要還屍，莫說你是相公我同你賭命罷！」徐鵬子見不是對頭，只得往裡一面走，一面指著罵道：「不要忙，我把你這伙無賴光棍，明日送到縣裡，才見分曉！」這些人見他進去，還敲門打壁，罵得個無休歇方才退去。正是：

煩惱若不橫相尋，何由白髮鬢邊新？

憑君閉門家裡坐，難避含沙射影人！

徐鵬子忿忿的道：「這等可惡！待我寫個呈子，把他送到縣裡去，重處他一番。」王氏道：「你又心事不遂，替他做甚惡。慢慢地找尋丫頭出來，再去塞他的嘴罷！」徐鵬子那裡有這副閒精神，說過也就罷了。

到次日聽得廳上有人叫喚。徐鵬子出來，見了兩個穿青的人，問道：「是那裡來的？」那人道：「是刑廳莫太爺那邊差來的。」徐鵬子道：「甚麼事？」那人道：「是宗人命事，特來相請。」隨將牌面出來看了。徐鵬子見是春櫻父親的名字，告為活殺女命事，他也等不得看完，氣得手足冰冷，口裡話也說不出來。過了一會，拱手道：「列位請回。來早隨你見刑尊罷！」那兩個人一把向前扯住道：「那裡去？好自在性兒！一宗人命事，還恁大模大樣的！老爺在廳上等著同你去。」拉著就走。徐鵬子見不成體面，

無可奈何只得跟著他走。

帶到府門口，隨即傳梆稟道：「兇手拿到了。」莫推官隨即升廳，叫到犯人跪著。那徐鵬子那裡受得這樣屈氣？直挺挺立著，眼睛直白瞪著上面，口裡氣勃勃的，就象得要與刑廳廝鬧一般。莫推官道：「你說是考得起的生員麼？在本廳面前跪也不跪，可知是人命關天麼？」徐鵬子道：「人命二字，從何說起？老公祖一個大人，怎麼偏與小人為緣？」這句話就觸動莫推官隱情，推案大怒道：「你說是秀才，處不得你麼？」叫左右：「寄在重監裡，明日聽審。」即時做了文書申詳學道。

恰好學道在省看這些新舉人親供，莫推官隨即傳見，又當面說了。學道即時批下文書來，徐必遇仰該學除名。

次日，莫推官單提出徐鵬子來審道：「學臺文書在此，你前程已褫革了，還強頭強腦甚的？」喝聲打眾皂隸不由分說，竟自拖下打了三□。莫推官道：「這人命沒有甚麼審得。只是限你三個月尋出春櫻來就罷，三個月尋不出此時莫怪本廳了，就要注你償命！」叫寄在重監裡去。那裡等徐鵬子開口，差人押著就走，直送進監門才回話去。這正是：

日裡忽聞晴霹靂，杯中何處審弓蛇。